

## 国际恐怖主义

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危机<sup>\*</sup>

[美]哈伊姆·马尔卡

**摘 要:**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突出特点是主张通过暴力“圣战”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中世纪的罕百里教学法学派、近代的瓦哈比派、现代穆斯林兄弟会理论家库特卜的极端思想,构成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在“9·11”事件发生至“伊斯兰国”组织产生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基地”组织构成了全球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中心。伴随“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对于重塑圣战萨拉菲派的未来战略、策略、优先选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分裂无法通过包容的方式实现和解,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各地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将围绕“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选边站队,二者的斗争将日益导致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关键词:** 圣战萨拉菲主义;“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领导权危机

**作者简介:** 哈伊姆·马尔卡(Haim Malka),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

**译者简介:** 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5-0017-1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sup>\*</sup>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智库内涵建设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KY01CO22016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原载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编写的《阿拉伯起义后的宗教极端主义》一书,中文稿在本刊发表得到了作者哈伊姆·马尔卡(Haim Malka)和该书主编奥特曼(Jon B. Alterman)的授权,本刊在此深表感谢,本文标题略有调整,摘要和小标题由译者根据论文的内容总结而成,部分内容略有删减。本文的英文原文参见 Haim Malka, “Jihadi-Salafi Rebellion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in Jon B. Alterman, ed.,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p. 9-35。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舒梦博士对本文的翻译也有贡献。

圣战萨拉菲主义者<sup>①</sup>(Jihadi-Salafists)通常与公开的反叛运动联系在一起。2001 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9·11”事件,加之本·拉登的个人感召力和财富资源,令“基地”组织在十年间成为全球“圣战”的领导力量。然而,2011 年的阿拉伯起义和叙利亚内战使“基地”组织主导的全球“圣战”运动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野心勃勃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开始挑战“基地”组织的领导地位和发动“圣战”的手段,令全球“圣战”运动产生了严重分裂。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分裂将继续深化,并主要表现为“基地”组织与其主要对手“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竞争。

2010 年底,突尼斯一名绝望小摊贩的自焚事件,成为数百万阿拉伯人反抗威权政府的导火索。短短几周内,看似坚不可摧的阿拉伯威权体制发生了动摇,一名小贩引发威权政府被推翻,这是包括圣战萨拉菲分子在内的众多伊斯兰分子制造数十起攻击事件都无法实现的巨变。这种变化为新一代圣战萨拉菲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纷纷利用阿拉伯起义推销其“圣战”手段、优先目标和战略。

事实上,圣战萨拉菲分子与阿拉伯起义本身并无多大联系,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地区动荡赋予他们的历史机遇。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威权政府的垮台,极大地改变了地区政治和安全生态。新政府释放了数以千计的圣战萨拉菲派领导人和激进分子,这不仅鼓舞了圣战萨拉菲组织的士气,也促进了其行动的便利化与本地化。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及其本土出现的安全真空使该国成为“圣战”的新场所,吸引了地区内外的数千名“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圣战萨拉菲分子获得了汇聚为一个更加强大阵线的新机遇,并开始挑战“基地”组织的权威和业已确立的共识。

许多新的圣战萨拉菲派组织在中东地区迅速扩展,如埃及西奈半岛、也门、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圣战萨拉菲派活动十分猖獗。在突尼斯,圣战萨拉菲派通过推动宣教(*da'wa*)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在利比亚,众多具有不同目标的组织相继出现。一开始,“基地”组织对圣战萨拉菲组织各行其是的行动并不反对,毕竟十多年来“基地”组织的全球战略一直没有实现,因此,它甚至鼓励“圣战”分子把握当前的机会。

---

<sup>①</sup> “萨拉夫”(salaf)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祖先”、“先辈”,萨拉菲派(Salafist 或 Salafi)的基本含义为“尊古派”,是产生于中世纪的保守宗教派别,主张严格奉行《古兰经》和“圣训”,特别强调净化信仰、尊经崇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伊本·泰米叶。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均深受萨拉菲派的影响,18 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成为近代萨拉菲派的先驱。萨拉菲主义是一种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意识形态。当代萨拉菲派的具体表现形式形形色色,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派都主张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建立伊斯兰国家。当代萨拉菲主义大致可划分为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三大派别。传统萨拉菲主义强调恪守传统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主张远离政治,也反对恐怖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主义在强调宣教的同时,主张通过参政议政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但反对暴力恐怖恐怖活动。圣战萨拉菲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译者注

2013年和2014年,圣战萨拉菲分子和“基地”组织之间的不睦开始初露端倪,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系列事件都暴露出双方在领导权、战略和所谓“伊斯兰治理”<sup>①</sup>方面的分歧和裂痕。近年来,“基地”组织一直试图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但2011年以后,圣战萨拉菲分子不仅挑战“基地”组织的权威,而且质疑“基地”组织的最终目标和“圣战”方式。2014年6月,伊拉克的圣战萨拉菲派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这一未经“基地”组织授权的行为违背了圣战萨拉菲派所强调的协商原则(*shura*,也译作“舒拉”)。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国”组织还要求圣战萨拉菲派组织从效忠“基地”组织转向效忠“伊斯兰国”哈里发巴格达迪,其实质在于挑战“基地”组织的领导权。他们希望重塑阿拉伯世界的秩序,从“基地”组织手中夺取领导权,即便是造成分裂和冲突也在所不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分裂对于重塑圣战萨拉菲派的未来战略、策略和优先目标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

## 一、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根源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更为广泛的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sup>②</sup> 萨拉菲主义是指通过宗教和社会改革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信仰与实践的思想和运动,它强调认主独一(*tawhid*),反对多神教的偶像崇拜(*shirk*),主张将《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唯一法源,反对与非伊斯兰文化相联系的革新,即“异端”(*bid'a*)。<sup>③</sup> 许多萨拉菲主义者主张服从统治者,反对向阿拉伯政权发起“圣战”,因为他们认为反抗阿拉伯政权的叛乱将损害穆斯林共同体即“乌玛”(*umma*)的团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产生了主张暴力,并强调暴力是“圣战”表现形式的萨拉菲主义分支,即圣战萨拉菲主义。这种圣战萨拉菲主义遍布中东和北非<sup>④</sup>地区,它们在诉诸暴力“圣战”建立伊斯兰政权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战略上又存在深刻分歧。

“圣战”的内容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在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圣战”是扩张和控制领土的重要手段。<sup>⑤</sup> “圣战”包括进攻性“圣战”(offensive Jihad)和防御性“圣战”(defensive Jihad)两种典型的形式。进攻性“圣战”是穆斯林共同体的集体义务,防御性“圣战”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个体义务。根据经典的教法理论,进攻性“圣战”由穆斯林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它被视为一种集体义务,要求

① 所谓的“伊斯兰治理”主要指围绕是否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译者注

② 关于萨拉菲主义的介绍可参见:Bernard Haykel, “On the Nature of Salafi Thought and Action,” in Roel Meijer, ed.,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London: Hurst, 2009, pp. 33-57.

③ Ibid., pp. 38-59.

④ 西方概念中的中东和北非是两个独立区域,不同于中国的中东概念。中国的中东概念广义上包括西亚和北非两部分。——译者注

⑤ Paul L. Heck, “Jihad Revisited,”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 32, No. 1, March 2004, p. 106.

有足够数量的穆斯林成员参与“圣战”,以确保“圣战”的胜利。防御性“圣战”不必由穆斯林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它是一种个体义务,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参加。<sup>①</sup>

在十字军和蒙古人入侵时期,防御性“圣战”的思想因穆斯林领土遭受外来攻击而成型。14 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思想被圣战萨拉菲派广泛引用,导致“圣战”经历了从国家政治行为向净化穆斯林认同与实践的转变。<sup>②</sup>伊本·泰米叶使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暴力“圣战”合法化,他认为,蒙古统治者并非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非伊斯兰文化实践和法律。

现代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认为,19 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和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导致穆斯林世界长期遭受外来攻击。因此他们认为,作为防御性“圣战”的暴力行为是穆斯林反对侵略者的合法行为,侵略者既包括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包括西方支持的阿拉伯政权。将“圣战”理解为防御义务对“圣战”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赋予个体以发动“圣战”的权力,“圣战”的权力不再专属于国家领导人或穆斯林统治者。

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兴起还与 18 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和 20 世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两位思想家密切相关。阿卜杜·瓦哈卜作为宗教改革者主张应从原初状态解释作为伊斯兰信仰和实践源泉的《古兰经》和“圣训”,强调反对偶像崇拜,其思想根据是伊本·泰米叶的罕百里教法学派。阿卜杜·瓦哈卜创立的教派即瓦哈比派,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的结盟确立了瓦哈比派对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控制,以及沙特家族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主导权。瓦哈比派属于萨拉菲派,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派都是瓦哈比派。赛义德·库特卜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家,主张通过暴力推翻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政权。二者都对伊斯兰社会的衰败感到愤怒,寻求复兴早期穆斯林所实践的真正的伊斯兰教。早期穆斯林即“萨拉菲”(祖先)是指生活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及随后两世纪内遵循穆罕默德言行的穆斯林。

库特卜界定了赋予圣战萨拉菲主义反对穆斯林统治者暴力行为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即“定叛”(takfir)思想,其含义是判定某穆斯林的行为和思想违背伊斯兰教,即宣布某穆斯林为异教徒。第二个概念是“贾希里亚”即“蒙昧”(Jahiliyya,指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状态),即所有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现存的腐败政治秩序都是“蒙昧”的体现,都应予以推翻,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伊斯兰

<sup>①</sup> Sherman Jackson, “Jihad and the Modern World”, *Journal of Islamic Law and Culture*, Vol. 7, No. 1, Spring/Summer, 2002, pp. 1-26.

<sup>②</sup> Paul L. Heck, “Jihad Revisited,”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nics*, Vol. 32, No. 1, March 2004, p. 115.

教法为基础、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制度,即“哈基米亚”(hakimiyya)。<sup>①</sup>

库特卜的思想与海湾国家支持的萨拉菲主义,奠定了现代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库特卜的思想影响了埃及和其他国家整整一代“圣战主义”思想家。例如,曾在1981年参与刺杀萨达特的穆罕默德·法拉吉(Muhammad Faraj)就深受库特卜思想的影响,其主张“圣战”的首要战场是“清除已经蜕化为异教徒的统治者”,并建立伊斯兰国家。<sup>②</sup>穆罕默德·法拉吉因参与刺杀萨达特于1982年被判处死刑。埃及“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奥马尔·阿卜杜·拉赫曼(Omar Abdel Rahamn)以及后来成为“基地”组织领导人的艾曼·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都深受库特卜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在研究库特卜的思想之后在阿富汗找到了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进而使圣战萨拉菲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二、“基地”组织为确立圣战萨拉菲运动共识采取的策略

阿富汗反苏“圣战”将中东地区各类“圣战”组织聚集在了一起。但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各“圣战”组织在战略上的分歧开始凸显。许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的“圣战”分子计划返回母国从事反政府的“圣战”行动。另有一批受沙特影响的“圣战”分子和反对参政的萨拉菲主义者主张暴力“圣战”已经结束,其任务应转向宣教。还有部分人主张应将“圣战”的目标转向其他敌人。

此外,主张继续进行“圣战”的人在如何进行“圣战”方面也存在分歧。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sup>③</sup>的追随者主张只把非穆斯林入侵者视为“圣战”的对象,强调“圣战”应聚焦于巴勒斯坦、高加索等地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阿卜杜拉·阿扎姆出生于巴勒斯坦,是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阿富汗战争中成为“圣战”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早年曾是奥萨马·本·拉登的导师,但他反对扎瓦赫里等人的主张。1989年11月23日,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死

<sup>①</sup> Sayyid Qutb, “Signposts along the Road,” in Rocanne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9–144.

<sup>②</sup> Muhammad Abd al-Salam Faraj, “The Neglected Duty,” in Rocanne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9–144.

<sup>③</sup> 阿泽姆1941年生于巴勒斯坦,后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在大马士革大学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68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教学法,获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受到赛义德·库特卜的兄弟穆罕默德·库特卜的影响,成为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末,库特卜和阿泽姆在沙特阿齐兹国王大学教书期间,在该校就读的本·拉登曾聆听他们讲授的课程。1979年,阿泽姆因立场激进被逐出沙特后前往巴基斯坦,开始通过著书普及和推广“圣战”思想,其生平情况可参见Walter Laqueur, *No End to War: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3, pp. 50–51。——译者注

于汽车炸弹爆炸事件。<sup>①</sup> 扎瓦赫里领导的埃及“圣战”组织对阿扎姆不愿意打击阿拉伯政府表示反对,扎瓦赫里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独裁政权已经不属于穆斯林的范畴,穆斯林有义务通过“圣战”推翻阿拉伯独裁政权。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扎瓦赫里对本·拉登的影响日益增强。1996 年,本·拉登宣布将驱逐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入驻沙特的军事力量。<sup>②</sup> 1998 年,扎瓦赫里领导的“圣战”组织并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开创了打击“远敌”(far enemy)的全球“圣战”新模式。扎瓦赫里和本·拉登两人可以说既是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先驱,又背离了原有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1998 年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以及 2001 年的“9·11”事件,不仅是“基地”组织致力于打击美国的宣示,也意味着其旨在向全球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宣示,他们并不认为与西方进行战争将削弱建立伊斯兰社会或“哈里发国家”的共同目标。这一变化导致“基地”组织不可避免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曾支持阿富汗反苏“圣战”的阿拉伯国家政权发生冲突。“基地”组织的新战略导致圣战萨拉菲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通过攻击美国吸引“圣战者”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

“基地”组织的“圣战”方案与其他圣战萨拉菲派组织存在原则性的区别。

第一,“基地”组织把攻击美国和欧洲即“远敌”作为组织的优先选择。“基地”组织强调,攻击那些支持阿拉伯政权(“近敌”)的“远敌”,有利于阿拉伯政权的崩溃,在叙利亚发动“圣战”、解放巴勒斯坦、打击什叶派的事业固然重要,但它们会导致力量分散,不利于实现打击“远敌”这一最急迫的目标。

第二,“基地”组织以打击西方目标为核心的全球“圣战”,意味着它并不急于关注神学问题,诸如何时、以何种方式实施伊斯兰教法和建立“哈里发国家”。因此,在追寻建立“哈里发国家”的道路上,“基地”组织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渐进式的“道路”(manhaj)。“基地”组织在必要时常使用宗教观点以证明其政策的合法性,但并不付诸实施,其部分原因在于该组织内部在神学问题上存在分歧,诸如“基地”组织分支和塔利班建立“酋长国”这种“领土实体”(territorial entity)只是被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特定阶段。

第三,“基地”组织强调建立和保持与穆斯林大众的关系对实现“圣战”计划的重要性。“基地”组织注意到,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宗教教育,穆斯林大众就不会做好接受伊斯兰教法的准备。因此,“基地”组织强调必须通过宗教教育和宣教使穆斯林社会为实施伊斯兰教法和建立“哈里发国家”做好准备。扎瓦赫里认为,宣教是“圣战”

<sup>①</sup> Camille Tawil, *Brothers in Arms*, London: Saqi Books, 2010, pp. 17-24.

<sup>②</sup> Osama bin Laden,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America,” in Rocanne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29-144.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使处于十字军杀戮威胁下的穆斯林产生共同体意识,清楚地理解认主独一和统治权、主权属于真主的准确含义。……在安拉的佑护下,这将揭开效仿先知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序幕。”该阶段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教育“圣战者”肩负起在军事上对抗“十字军及其代理人”的责任,直至建立“哈里发国家”;其次,鼓励穆斯林大众并对其进行动员,使其产生反对统治者,为伊斯兰事业努力奋斗的意识。<sup>①</sup> 当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 AQI)领导人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在2004年提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问题时,“基地”组织领导层的解释是:尽管“基地”组织领导层支持伊拉克分支2006~2007年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的努力,但伊拉克的穆斯林并未为此做好准备。<sup>②</sup> 扎瓦赫里强调,“伊斯兰酋长国”和伊斯兰权威的建立首先需要通过宗教教育使社会为建立哈里发制度做好准备。2012年,当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建议在也门建立“酋长国”时,“基地”组织警告说“建国”时机并不成熟。如果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不能提供作为国家功能必备条件的足够服务,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必将削弱“圣战”事业的根基。在“基地”组织看来,如果不能履行国家的功能,实施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统治都无法付诸实施。

第四,“基地”组织强调不要因针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平民过度使用暴力而疏远穆斯林民众。从某种程度上说,“基地”组织甚至寻求与什叶派和基督徒缓和关系。尽管“基地”组织将什叶派视为误入歧途的叛教者,但扎瓦赫里主张“基地”组织应该对其进行传道,而不是对其进行杀戮,除非他们首先发起攻击。<sup>③</sup> 2005年,扎瓦赫里曾要求扎卡维不要攻击伊拉克什叶派及其清真寺,以避免引起穆斯林民众的反感。扎瓦赫里认为,对抗什叶派是无法避免的,但不可操之过急。<sup>④</sup> “基地”组织还强调要汲取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集团”(Armed Islamic Group, GIA)因过度使用暴力而失去民众支持的教训,警告那些狂热的指挥官要限制过分使用暴力,不要因此削弱民众的支持。

“基地”组织这些渐进式方案从其公开的文件中可见一斑。2005年,扎瓦赫里在写给扎卡维的一封信件中告诫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指挥官,在实现“基地”组织的两

<sup>①</sup> Ayman Zawahiri, “General Guidelines for Jihad,” <http://azelin.files.wordpress.com/2013dr-ayman-al-e-1ba93awc481hirc4ab-22gener-al-guidelines-for-the-work-of-a-jihc481dc4ab22-en.pdf>.

<sup>②</sup> 关于伊拉克“基地”组织2006年至2010年的情况,参见 Brian Fishman, “Redefining the Islamic State: The Fall and Rise of Al-Qaeda in Iraq,” *New America Foundatio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Policy Paper*, August 2011, [http://security.newamerica.net/sites/newamerica.net/files/policydocs/Fishman\\_Al\\_Qaeda\\_In\\_Iraq.pdf](http://security.newamerica.net/sites/newamerica.net/files/policydocs/Fishman_Al_Qaeda_In_Iraq.pdf).

<sup>③</sup> Ayman Zawahiri, “General Guidelines for Jihad”.

<sup>④</sup> The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Zawahiri’s Letter to Zarqawi (English Translation),” July 2005, <https://www.ctc.usma.edu/v2wp-content/uploads/2013/10/Zawahiris-Letter-to-Zarqawi-Translation.pdf>.

个短期目标——使美国撤出伊拉克和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政体——的过程中,赢得公众支持非常重要,因此指挥官们要对行动加以控制。信中写道:“伊拉克和周边国家中广大穆斯林民众的支持是‘圣战士’(mujahedeen)最强大的武器。因此,我们要尽力维持并试图获取更多的支持率。”<sup>①</sup>扎瓦赫里告诫扎卡维公开处决罪犯和什叶派教徒疏远了那些不理解“基地”组织神学和意识形态的人们。约旦籍圣战萨拉菲思想家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与“基地”组织一样主张渐进性的战略,他不断强调赢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马克迪西一直批评“圣战”分子过度使用暴力,认为实施斩首等暴力行为有损于伊斯兰教以及萨拉菲派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他还批评曾经作为其学生的扎卡维领导伊拉克“基地”组织对什叶派进行杀戮和攻击。<sup>②</sup>

“基地”组织在处理当地敏感和传统问题时都比较小心,这种谨慎态度使它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也再次证明了该组织在推行伊斯兰教法时的渐进式方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I-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也主张在实施伊斯兰教法前必须使人们接受充分的宗教教育,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恐惧。2012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曾致信控制马里北部的“圣战”分子,信中指出:“你们所执行的错误政策之一就是试图迅速实施沙里亚法,但你们却未认真考虑在宗教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道路。”<sup>③</sup>因为担心被当地民众所疏远,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同扎瓦赫里一样非常谨慎,认为在民众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时,不宜强制他们遵从伊斯兰教法。

“基地”组织一直寻求统一和领导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使全球圣战萨拉菲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保持一致,因此它一直在其官方声明和文件中强调“协商”的重要性。“协商”也是“基地”组织等级结构的重要特征。根据2002年一份题为《“基地”组织章程》(Al-Qa'ida By-laws)的文件,埃米尔为最高领导,直接领导协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在“9·11”事件后的十年间,中东东北非地区的圣战萨拉菲团体都以宣誓的方式向本·拉登效忠(ba'ya),这种效忠只有得到“基地”组织的认可,圣战萨拉菲派团体才能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诸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伊拉克“基地”组织(AQI)以及新近建立的叙利亚分支“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基地”

<sup>①</sup> The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Zawahiri’s Letter to Zarqawi (English Translation),” July 2005, <https://www.ctc.usma.edu/v2wp-content/uploads/2013/10/Zawahiris-Letter-to-Zarqawi-Translation.pdf>.

<sup>②</sup> 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 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82–84.

<sup>③</sup> “Letter from Abdelmalek Droukdal Composed around July 2012,” in *Mali-al-Qaida’s Sahara Playbook*, The Associated Press, [http://hosted.ap.org/specials/interactives/\\_international/\\_pdfs/al-qaida-manifesto.pdf](http://hosted.ap.org/specials/interactives/_international/_pdfs/al-qaida-manifesto.pdf).



组织建立的这种组织模式旨在增强其对于各分支组织领导人的控制,以确保他们不会采取未经“基地”组织同意的策略和战略。“基地”组织的权威还得到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萨拉菲派宗教学者的支持,诸如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西西、阿布·卡塔达·菲拉斯蒂尼(Abu Qatada al-Filastini)、阿布·叶海亚·辛奇提(Abu Yahya al-Shinqiti)等人,他们都赞成“基地”组织相对灵活的神学主张和渐进性的战略,这些人对“9·11”事件后的一代圣战萨拉菲派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深知该组织无法实现对形形色色的圣战萨拉菲派组织的统一,但只要这些组织模糊地表示从事“圣战”并接受其领导,“基地”组织就接受这些存在分歧和差异的组织。“基地”组织较少关注教义与神学争论,但却十分重视对由其分支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的管理,因为通过这些分支机构可以实现其组织的跨地区存在。尽管这些分支机构与“基地”组织在发展战略和优先选择方面存在分歧,但总体上他们在反对阿拉伯政权与攻击西方(“基地”组织的重要目标)之间保持了平衡。此外,“基地”组织分支在较大程度上围绕动员穆斯林、建立伊斯兰政权等方面接受其指导。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后,许多组织宣誓效忠其接任者扎瓦赫里。扎瓦赫里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于如何保持跨越不同地区、政治与安全环境各异的“圣战”组织的统一。

### 三、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分裂

在过去,内部分歧一直考验着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这种分歧导致的紧张关系有时迫使“基地”组织必须重申其领导权和发展战略,并要求其分支机构重申对“基地”组织的效忠。<sup>①</sup>此外,“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诸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矛盾重重,甚至有的地方组织从该分支中分离出去另立山头。<sup>②</sup>2013~2014年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形势则构成了“基地”组织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叙利亚内战在为全球“圣战”提供新场所的同时,也再度点燃了伊拉克的“圣战”运动。2012年,“圣战”分子大多认为“圣战”运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形成了一种分工: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Abu Mohammad al-Julani)领导的“支持阵线”在叙利亚活动,而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ISI)在伊拉克活动。但是,巴格达迪有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2013年4

<sup>①</sup> Transnational Security Issue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Zawahiri Tries to Clear Name, Explain Strategy,” April 2008, <http://fas.org/irp/eprint/Zawahiri.pdf>.

<sup>②</sup> Christophers S. Chivvis and Andrew Liepman, “North Africa’s Menace: AQIM’s Evolution and the US Policy Response,” Rand Cooperation, 2013,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400/RR415/Rand\\_RR415.pdf](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400/RR415/Rand_RR415.pdf).

月, 巴格达迪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不再是独立的组织, 二者合并建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巴格达迪宣称“支持阵线”本来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向叙利亚扩张的产物, 它无疑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组成部分, 二者合并建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 并在哈里发的旗帜下实现统一, 有利于避免穆斯林共同体分裂的灾难。这一行为引起了“支持阵线”头目朱拉尼和“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的愤怒, 朱拉尼重申他仍然效忠于扎瓦赫里, 而非巴格达迪及其领导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扎瓦赫里也警告巴格达迪“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范围在伊拉克, 叙利亚仍然属于“支持阵线”的活动范围。这种分裂远远超过了对“圣战”领导权的竞争, 其本质是围绕如何实现“圣战”最终目标的战略竞争。

尽管部分圣战主义者呼吁“伊斯兰国”组织与“支持阵线”应实现和解, 但二者的分裂却在不可避免地加深。2014 年 6 月, 巴格达迪史无前例地自称哈里发, 宣布建立“伊斯兰国”。这不仅意味着“伊斯兰国”组织对“基地”组织领导权的挑战, 更是对“圣战”战略的重新界定。

巴格达迪领导的“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自行其是标志着该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分裂, 也标志着 2004 年扎卡维成立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在经历与“基地”组织的长期龃龉后最终脱离“基地”组织。从伊拉克“基地”组织成立之日起, “基地”组织就很难控制扎卡维及其领导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尽管伊拉克“基地”组织也通过攻击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打击“远敌”, 但它故意通过攻击什叶派平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加剧教派紧张, 挑起伊拉克内战的做法, 都与“基地”组织的战略相矛盾。例如, 伊拉克“基地”组织 2006 年炸毁萨马拉 (Samarra) 的什叶派金顶清真寺, 2007 年杀死 800 多名亚兹迪人 (Yazidi)。伊拉克“基地”组织对什叶派、少数民族甚至是反对其行为的逊尼派群体的暴行使其在伊拉克变得臭名昭著。2006 年底, 该组织宣布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 并宣布在伊拉克西部建立逊尼派国家。<sup>①</sup>

2010 年, “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国和逊尼派部落的合作打击下遭受重创。在阿布·欧麦尔·巴格达迪 (Abu Umar al-Baghdadi) 被炸死后,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接任埃米尔。如果没有叙利亚战争, “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很可能仍在惨淡经营。但叙利亚的教派冲突导致的极端暴力, 为圣战萨拉菲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基地”组织强调当前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条件并不成熟, 但“伊斯兰国”组织却强调实施伊斯兰教法, 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紧迫性。尽管“伊斯兰国”组织也认识到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向青年人灌输其价值观争取民众支持的重

<sup>①</sup> Brian Fishman, “Redefining the Islamic State: The Fall and Rise of Al-Qaeda in Iraq,” p. 8.

要性,但它很少关心民众对其行为的不满,对不满其信条者也绝不宽容。“伊斯兰国”组织主张必须立即建立“哈里发国家”。“伊斯兰国”组织的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uhammad al-Adnani)强调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为实施哈里发制度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伊斯兰国”组织根据《古兰经》对罪犯进行惩罚、任命法官、向基督徒征税、收缴天课、在宗教学校和清真寺开展宗教教育,等等。该组织认为,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不去建立“哈里发国家”是罪恶的表现。“伊斯兰国”组织还指责“基地”组织的所作所为使“圣战”运动背离了真主的神圣法则,因为“基地”组织主张服从民众的意愿,而不是真主的律法。

由于对“基地”组织的渐进式战略和秘密使用暴力等做法表示不满,“伊斯兰国”组织开始疯狂诉诸暴力,还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平台引以为豪地发布斩首、绞刑、公开枪决、鞭刑等视频。此外,该组织对任何反对其教义的人都贴上异教徒的标签,通过“定叛”赋予其大肆杀戮平民和反对者的行为以合法性。

“伊斯兰国”组织把什叶派界定为首要敌人,进而加剧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巴格达迪号召穆斯林青年对“萨法维王朝的拉菲达”<sup>①</sup>即什叶派发动“圣战”。阿德纳尼还曾公开批评“基地”组织对什叶派的政策:“‘基地’组织的政策是对宗教和行动纲领的扭曲。‘基地’组织主张应该对拒绝派的多神教徒(Rafidah polytheists)进行宣教,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跟他们战斗。”<sup>②</sup>“伊斯兰国”组织的主张反映了扎卡维的观点。扎卡维曾在2004年的一封信件中指出:“如果我们成功地将什叶派拖进教派战争,就有可能让逊尼派认识到他们正处于什叶派杀戮的巨大危险之下,进而唤醒逊尼派。”“伊斯兰国”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自己在宗教方面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也削弱了其他圣战萨拉菲派对手的实力。例如,阿德纳尼曾经声称,“真主使‘伊斯兰国’在战场上取胜,以表彰它的虔诚”。<sup>③</sup>他还贬低“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马克迪西不参加战斗,称他们“一旦离开酒店、会议室、办公室、聚光灯或镜头,便无法进行真正的‘圣战’”。

“伊斯兰国”组织对“基地”组织及其战略的挑战使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权威陷入了危机,突出表现为双方围绕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战略展开了激烈竞争,相互否认和驳斥对方的合法性及其战略。当巴格达迪宣布“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与“支

<sup>①</sup> “萨法维王朝的拉菲达”(Safavid Rafida)其字面意思为“拒绝‘哈里发国家’的萨法维王朝的子孙”。萨法维王朝(1501~1722年)是奉什叶派为国教的波斯帝国;“拉菲达”是形容什叶派的贬义词,其含义为“拒绝正确的哈里发继承制度的人们”。

<sup>②</sup> Abu Muhammad Al-Adnani al-Shami, “This Is Not Our Methodology nor Will It Ever Be,” *Chabab Tawhid Media*, April, 2014, <http://azelin.les.wordpress.com/2014/04/shaykh-abc5ab-mue1b8a5ammad-al-e-28098adnc481nc4ab-al-shc481mc4ab-22this-is-not-our-manhaj-nor-will-it-ever-be22-en.pdf>.

<sup>③</sup> Abu Muhammad Al-Adnani al-Shami, “This Is Not Our Methodology nor Will It Ever Be”.

持阵线”合并时,扎瓦赫里尖锐地批评巴格达迪违背了“协商”原则,称“伊斯兰国”组织仅仅在其内部进行了协商,并没有跟“支持阵线”协商。“‘伊斯兰国’组织创立的时候并没有告知我们,更别提跟我们商量了。我们对此很不满,还进行过制止”。<sup>①</sup>扎瓦赫里同时再次强调了“基地”组织的渐进性方案,强调在目前的阶段不具备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条件。<sup>②</sup>

针对“基地”组织的批评,“伊斯兰国”组织发起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反击,从“圣战”义务、教义的纯洁性、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和“圣战”的领导权等方面进行了反驳。“伊斯兰国”组织的声明凸显出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早期一般意义上的分歧,而是要否认“基地”组织的合法性并取代“基地”组织对“圣战”的领导权。2014年4月,“伊斯兰国”组织的发言人阿德纳尼指出,“‘基地’组织已经偏离了正道……今天的‘基地’组织已经不再是致力于圣战的‘基地’组织,因此它也不再是‘圣战’的基地”,“基地”组织已经转向“追随大多数的和平主义”,已经“偏离‘圣战’和认主独一”,转而强调“革命、大众性、起义、斗争、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sup>③</sup>

在广义上,“基地”组织强调“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违反了“协商”原则并且导致了叛乱(*fitna*)。<sup>④</sup>在狭义上,“基地”组织攻击巴格达迪的宗教信条和“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均缺乏德高望重的权威宗教学者的指导。马克迪西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完全忽视了穆斯林共同体的宗教学者和知名人物”,“没有任何一个神圣的宗教学者对其予以支持,也没有宗教学者相信它并愿意与之结盟。”针对“伊斯兰国”组织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声明,马克迪西认为,“他们背弃了对先前选择的领导人(指‘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忠诚,并且向他们的埃米尔发动叛乱”<sup>⑤</sup>。马克迪西的言外之意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反叛和暴力行为不仅会导致伊斯兰教的分裂,也会导致全球“圣战”的分裂。

虽然“伊斯兰国”组织拒绝承认“基地”组织的领导地位,但有时仍会借用“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名号,比如本·拉登这种在“圣战”分子中广受赞誉的人物。巴格达迪曾表示:“‘伊斯兰国’的士兵们可以放心,我们在遵从真主的旨意并推动本·拉

① Ayman al-Zawahiri, “Testimonial to Preserve Blood of the Mujahideen in Sham,” *Pietervanostaeyen* (blog), May 2014, <http://pietervanostaeyen.wordpress.com/2014/05/03/dr-ayman-az-zawahiri-testimonial-to-preserve-the-blood-of-mujahideen-in-as-sham/>.

② Ayman al-Zawahiri, “Acknowledging ISIS Officially Isn’t Part of AQ,” February 3, 2014, <http://justpaste.it/translt>, 阿拉伯语原文参见: <http://justpaste.it/ea9k>.

③ Abu Muhammad al-Adnani al-Shami, “This Is Not Our Methodology nor Will It Ever Be”.

④ Basma Atassi, “Iraq al-Qaeda Chief Rejects Zawahiri Orders,” *Al Jazeera*, June 15, 2013,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06/2013615172217827810.html>.

⑤ 原注释的资料来源为马克迪西的个人博客,这里不赘引其网址。——译者注

登、扎卡维和巴格达迪的行动纲领”。<sup>①</sup> 尽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不再采用本·拉登的“圣战”方式,但它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塑造成本·拉登的继承人,甚至认为自己比扎瓦赫里等指定继承人拥有更多的合法性。

#### 四、“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的分裂 对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影响

“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对领导权的争斗不仅在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内部混乱,还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达成了共识。

第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围绕合法性、权威和人员招募的争夺,将促使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和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使自己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处于超群的地位。从过去的发展历程来看,暴力激进分子之间的内部冲突往往会加剧他们对西方和本地敌对目标的威胁性。例如,在2007年12月,“萨拉菲宣教与战斗团”组织(Salafi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对联合国驻阿尔及利亚总部发动了袭击,造成31人死亡。“萨拉菲宣教与战斗团”组织在2006年末改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正式隶属于“基地”组织。该组织袭击联合国旨在向“基地”组织证明,他们不仅关注国内叛乱,还愿意致力于全球“圣战”。又如,在2013年,为了回应来自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高层领导的批评和异议,穆赫塔尔·贝尔摩塔尔(Mokhtar Belmokhtar)领导的圣战萨拉菲团体对阿尔及利亚的英纳梅那斯(In Amenas)发动了袭击,32名武装分子袭击了提甘图林(Tiguentourine)油气田并绑架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约800名人质长达4天,最终造成40名平民死亡。这场袭击的目的旨在削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地位,并证明贝尔摩塔尔本人在北非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中的合法性与重要地位。

第二,“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对抗促使中东北非地区的圣战萨拉菲团体在这场内部斗争中选边站队。各“圣战”组织究竟会继续执行“基地”组织的“圣战”战略,还是会选择效忠“伊斯兰国”组织转而对少数派进行暴力攻击并立即建立“哈里发国家”呢?“伊斯兰国”组织呼吁各圣战萨拉菲组织对其效忠并在各地发动袭击。面对这种分裂的情况,一开始,部分圣战萨拉菲团体呼吁实现内部和解。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发表声明,强调“哈里发国家”的建立必须经过“协商”,重申效忠扎瓦赫里,同时呼吁宗教学者帮助解决内部争端以避免分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一份官方声明中曾经这样写道:“很显然,‘哈里发国家’的建成离不

<sup>①</sup> “Who Was the Real Abu Omar al-Baghdadi,” *Asharq al-Awsat*, April 20, 2010, <http://www.aawsat.net/2010/04/article55251030>.

开全体穆斯林和‘圣战’组织的‘协商’原则”。<sup>①</sup> 突尼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 (*Ansar al-Sharia*) 头目阿布·伊亚德·图恩斯 (*Abu Iyadh al-Tunsi*) 也发表声明呼吁和解。<sup>②</sup>

但是,也有部分圣战萨拉菲团体在“伊斯兰国”组织的鼓动下宣誓效忠该组织。2014 年 9 月,阿德纳尼呼吁“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者用“一切手段和方式”<sup>③</sup>去消灭美国人和欧洲人,此后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分离出去的“哈里发战士”组织 (*Jund al-Khilifa*) 不仅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组织,还以绑架和斩首法国公民的方式表示诚意。<sup>④</sup> 在利比亚东部,“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组织 (*Shura Council of Islamic Youth*) 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埃及西奈半岛的“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 (*Ansar Beit al-Maqdis*) 也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但很多时候,这些组织的所谓“效忠”并不可信,甚至自相矛盾,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圣战萨拉菲团体内部的混乱。

第三,一些规模较小的圣战萨拉菲派组织纷纷通过贴上“伊斯兰国”组织的标签扩大其知名度,这与过去许多小规模组织借用“基地”组织的名号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些小规模组织跟“伊斯兰国”组织究竟存在多大联系仍很难确定。如果“伊斯兰国”组织能持续发展,它便会向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依附于它的小型组织提供帮助和行动指导。然而,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组织,都不太可能在圣战萨拉菲运动的众多派别中获得全面支持。全球圣战萨拉菲组织将分化为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为核心的两大竞争性阵营,并奉行两种不同的战略。这种分裂的局面很不稳定,两大竞争性阵营的分歧仍将使圣战萨拉菲组织内部继续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 五、结语

“伊斯兰国”组织挑战“基地”组织的权威极大地动摇了圣战萨拉菲运动。正如十几年前本·拉登决定攻击美国导致圣战萨拉菲的目标发生深刻变化一样,“伊斯兰国”组织拒绝“基地”组织的领导及其战略并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同样重塑了

---

<sup>①</sup> “AQIM New Statement: The Year of the Jama'ah...The Hope of the Ummah,” *INCA News*, July 4, 2014, <http://www.incanews.com/en/africa/596/aqim-new-state-ment-the-year-of-jamaah-the-hope-of-the-ummah>.

<sup>②</sup> Thomas Joscelyn, “Ansar al-Sharia Tunisia Leaders Says Gains in Iraq Should Be Cause for Jihadist Reconciliation,” *Long War Journal*, June 14, 2014,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4/06/ansar\\_al\\_sharia\\_8.php](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4/06/ansar_al_sharia_8.php).

<sup>③</sup> Abu Muhammad al-Adnani al-Shami, “Indeed Your Lord is Ever Watchful,” *Pietervanostaeyen* (blog), September 22, 2014, <http://pietervanostaeyen.wordpress.com/2014/09/25/abu-muhammad-al-adnani-ash-shami-indeed-your-lord-is-ever-watchful/>.

<sup>④</sup> “Splinter Group Breaks from al Qaeda in North Africa,” *Reuters*, September 14, 2014, <http://www.in.reuters.com/article/2014/09/14/algeria-security-idINL6N0RFoF000240914>.

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伊斯兰国”组织拥有领土、法院、基础设施、独立财政来源等准国家治理结构(quasi-state governing structure)导致“圣战”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支持者可以在“伊斯兰国”组织内部立刻体会到实现其“圣战”目标的成就感。“伊斯兰国”组织自称“哈里发国家”已经吸引了中东地区、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成千上万地加入其中。一些“圣战”分子拖家带口生活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地理实体内,使得他们以参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全新方式体验了“圣战”。“伊斯兰国”组织还使青年一代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直接的行为即暴力方式立即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他们在战场上的成功使“圣战”分子更加坚信服从真主意志的“圣战”运动的纯正性。

然而,“伊斯兰国”组织目前取得的这些成就也使它的仰慕者对它抱有更高的期待,这就需要“伊斯兰国”组织的统治者用行动而非言语来证明其建立和统治“哈里发国家”的能力。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使“伊斯兰国”组织在根本上有别于“基地”组织,控制领土和建立“哈里发国家”已成为“圣战”运动的新趋势。“伊斯兰国”组织通过控制领土界定其合法性和认同,这完全不同于“基地”组织。相反,一旦“伊斯兰国”组织未能守住其控制的领土或者像摩苏尔(Mosul)这样的要塞,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基地”组织正在为其合法性和领导权而斗争,但它未能根据地区形势的变化成功实现自身的转型。尽管如此,“基地”组织依然有其极具威胁的全球网络和许多效忠的组织及同情者。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分裂无法通过包容的方式实现和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将围绕“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选边站队,二者的斗争将日益导致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责任编辑:包澄章)